

成人节校友畅谈梦想

【编者按】有雨有风成长路，亦甜亦苦杭高人。从今更笃凌云志，冰鉴历来不负心。对父母来说，小女儿终婷婷矣，少年郎今翩翩然。对于即将步入成年的又一批杭高学子来说，他们将要面对更多的成人的责任和义务。成人之后怎么走才更好？成人之后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更美好或更有挑战性的生活？为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学校特定请了4位年轻的校友，让他们用自己的成人体会给出一个借鉴。这四位校友分别是：

金爽：2008届毕业生，上海交大优秀毕业生，因成绩突出，免试直升上海交大医学院研究生院。杭高理科卓越学子代表。

傅小敏：2011届毕业生。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现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复旦社宣传总监，复旦大学知名独立摄影师。杭高人文卓越学子代表。

赵雪：2013届毕业生。杭州市首届阳光校园新主播冠军。现就读于浙江大学，2013年11月荣获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和平大使选拔赛全国总决赛季军，杭高艺术卓越学子的突出代表。

陆舒扬：2012届毕业生，原杭高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现为浙江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主任。全面发展的杭高卓越学子代表。

三句箴言祝成年

金爽

真的很感恩，能在毕业六年之后回到母校，和学弟学妹一起分享我的成人感悟。也很开心看到大家和爸爸妈妈、老师们一起庆祝成年。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父母、老师都会牵着我们的手，但是我们终将自己走路。人生路漫长，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一定只有我们自己。因此成长是一件必不可免的事，也是我们所负的第一个责任。18岁是成年的标志，但是真正的成人却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历练才能成就。在走出高中后的六年里，我有了很多经历，想和大家分享最近比较有感触的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感谢扯后腿的人，因为只有有人扯后腿，腿力才会练得强。在这六年里，我遇到了很多挫折，也接受了很多挑战。我发现每一次的挫折、挑战、承担都会成为生命中的一个拐点，为我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因此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挫折、挑战面前的时候，勇于面对和承担，因为有承担才有成长。

第二句话是，“多求也多变，多变也多生，多生也多灭，生生灭灭，日日年年”。大家走出高中，进入大学社会以后，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一定要秉持内心，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有些东西的存在很短暂，名誉、地位、容貌，如露如电如泡影，并不值得我们用大部分宝贵的生命去追求。短暂的快乐，生生灭灭，而生命宝贵，应该追求恒常的东西。这种恒常，在自我来说可以是因经历而累积的智慧，在关系中可以是我和他人的情谊。

第三句话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愿大家都能成为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有能力之人才能有大气量，才能在面对挫折，面对纷繁的事务时保持不变的微笑。在事情不尽人意时，让我们始终回归信念。相信我今后一定能为大家感到骄傲！

担负起责任来！

赵雪

去年今日，我和你们一样，跨过了这庄严的成人门。成人之后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改变就是诸位不仅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也要肩负起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作为杭高人，还要担负起对杭高的责任。百年杭高，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当现在的我们细数杭高百年的荣光时，我们是否想过，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学弟学妹们站在这里时，是否会为我们做出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呢？

高三这段最后的冲刺时光，就是诸位梦想起飞的时刻。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说过我的梦想不在舞台，我最渴望的

是进入一流的大学深造。但当时我的成绩并不理想，离浙江大学还有很大差距，但基于我的梦想和自己所答应自己的那份生活一直在追逐那个偶尔懒惰、调皮的我。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进入浙江大学。诚然，高三那一年对我来说是无比心酸的，那一年常常靠吃东西来缓解压力的我胖了整整15斤。但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人生只有一次，高三只有一年。因为，作为一名杭高学子的我，终于能有机会为我深爱的母校贡献点绵薄之力了。

最后，我想送给学弟学妹们陪伴我走过高三的一句话吧
何日云开山水媚，踏歌寻一醉！



金爽



赵雪



傅小敏(右)和鲁迅长孙周令飞在樱花文会中



陆舒扬

我要过什么，我才知道我不要什么

傅小敏

昨天我在实习单位里认识了一位先生，闲聊时他对我说起他的事业，他说：“我和我曾经的同学大约有三十年没见了，后来同学会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当年读的什么专业现在也还是在做什么专业，你再看看我，从纸媒主编到互联网企业经理到咨询公司董事长，我做过这么多跨界尝试，如今才发现我这辈子真正要做的事，就是写作。”这位先生可谓是叱咤沪上商界及文化界的头号人物，人生经历曲折而丰富，在所有人看来他就是成功的代名词。但在我看来，他真正的成功在于，终于找到了他生而为人之天命，拨开纷繁复杂的声色犬马，看清了生命的终极事业。于他而言是写作，那么于我呢，于你们呢？

我想大多数人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两年前的一个叫做“博雅杯”的征文比赛，这一枚标签确实表明了一段时间里我对文学的疯狂痴迷。后来进了大学，我对文学产生过一段时间的怀疑，

它在我的生活中渐渐变淡变轻。我转而去发展其他领域的能力，我做过班长，做过校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者，做过学生会干事，做过校媒专职摄影师，做过话剧演员、编剧，做过学生电影导演，做过许多社团的海报设计师，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历。我的一位朋友见我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就说：“小敏，你要的不是太多了。”我告诉他：“我要过什么，我才知道我不要什么。”也有朋友对我说过：“小敏，你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你比太多人都更早明确自己真正要做的事。”

事实上，其实我并不那么确定肯定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但我一直坚信，所有的生命体验都不会被浪费，因为它们都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人一辈子可以拥有很多东西，但在失去很多东西，而你摊开双手还留在掌心里的东西是什么？当你伸出一只拳头的时候，究竟是你的手握住了你的拳头还是你的拳头握住了你的手？不论答案是什么，你都会发现，与你十指紧扣的人只有你自己，与你并肩同行的人只有你自己。

今天，你们成人，但你们真的成为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完整的人了吗？问问你的初心，你和你自己是不是还和你站在一起吧。这既是对梦想的坚守，也是真的对自己负责。

爱和远方 责任和梦想

陆舒扬

我是陆舒扬，离开杭高一年半，回来分享两个故事。

四个月前，我在国家一级贫困县挂职。我的朋友们在灯火辉煌之上摆出造型，我在无量山下的溪水边看鱼；他们在名胜古迹前留影，我在山里头看到孩子们奔跑嬉闹，笑得比谁都美丽。他们在走向世界，我在深入中国，后者之美一在快乐和物质没有关系，二在你想改善的不再只是自己的生活。我记得那些饱含梦想的笑脸，家里收废品为生的小姑娘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在边上的县城念过书的男孩梦想成为旅行家，个子高高的女生梦想成为篮球运动员。那天，我站在讲台上，梦想这些梦想都会实现。杭高告诉我这是悲悯的本能，这是一种社会担当衍生出的大梦情怀。

四天前，我在香港走访浙大校友。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他是香港耀仁国际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头发花白但儒雅依旧。他说六十年代只身一人去到弹丸之地，打拼的过程必然有委屈有误解，梦想支撑他翻阅香港这本读不透的书，支撑他坚定地奋斗。成功不是人生的终点，对社会的反哺和回馈才是成功的意义。下电梯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杭一中毕业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相隔几十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梦不远，有梦的中国人才能担当大任。

杭高人，今天你们在这里成人，红色的礼帽抛起，飞不出这一方天空，但是你们的视野应该超越这里，杭高人的心要装着爱和远方，责任和梦想。

入党记

杨雄健

我从听说共产党到加入共产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有关共产党、毛泽东的传说，早在南屏小学读书时，我就从农民那里略有听闻。不过他们没有文化，不会读书看报，误说成“毛竹筒”。有一次，我到庙里去看抗日图像展，墙上挂着抗日将领照片，其中就有毛泽东、朱德的像。从此知道毛泽东三个字，感觉到他与众不同，头发养得特别长。后来同班同学杨XX，给我看一本杂志，里面有一篇《毛泽东自传》，才知道他也是农家出身。这篇《自传》，实际上是毛泽东口述、美国记者斯诺记录而成，收集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后来翻译成中文。关于共产党的传闻就更多了，金萧支队经常在我们那边活动，我哥哥曾被派去当过民夫，帮助他们挑东西。回来后说他们对老百姓很客气，没有什么打骂，还请他吃饭。这说明他们与国民党部队不同，不欺侮老百姓。战时中学时也有些传闻，晚上睡觉经常听到一些怪声，当地居民说这是鬼叫声。河坊、陈坊曾经是共产党的据点，国民党用碉堡政策围剿，杀死了许多老百姓，冤魂不散，故夜夜哀叫。这话是否真实，我没有作过考调，但国民党用来围剿的碉堡、公路，那时依然存在，说明老百姓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搬到江西玉山山里，经常见到一个中年妇女，衣衫褴褛，蓬头垢脸，在街上晒太阳。同学告诉我，她原是第四军战士，被国民党抓来，送进上饶集中营，被折磨成疯子。以上都是传闻、直觉，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至于为什么，就不清楚了。

进入杭高，有关共产党的消息就更多，不过开始我并不关心。因为学校规定，公费生每门课都必须达到七十五分以上，才能继续享受公费待遇。为保住饭碗，我就一心只读教科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坐在一起的同学沈国成(系地下党员)批评我：“你一心读书，叫做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没有用的，要参加参加社会活动”，就带我去参加“微言社”。这个进步社团，是叶世英(也是地下党

员)他们创办的，以学习唯物论哲学为主。小组讨论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名词，如对牛弹琴不知是什么，深感自己大大落后。就到于子三图书馆找有关图书，借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爱上学理论、讲理论。同班同学沈善洪嘲笑我，说这是教条主义，给我取个绰号“杨克思”。后来在全市团干部会议上，团市委副书记长乔石同志也说我“杨克思”，这个绰号就这样传开来。除学革命理论外，我又经常去看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工商报》，他们一反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对共产党、解放军很尊重，没有“共产共妻”、“共匪乱党”之类的胡说八道。最使我感动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大礼堂门口一张传单，有现在的《杭州日报》那么大，公布共产党的《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要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一是同学自己演了一出戏，名字叫《新生》，实际上就是《白

毛女》，生动地表演了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情况。我从农村出来，干过各种繁重农活，也挑着谷子跟随父亲向地主交过租，深感农民的痛苦，因此，十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从此，叶世英叫我发传单，贴标语，卖小报《每日新闻》，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军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无形中成了党的一个积极分子。

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一天吃好晚饭后，叶世英约我到外面走走。我们边走边谈，叶世英忽然问我：“你是否想参加共产党？”我说：“我很想啊，就是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找它不到！”他说：“那你就写个自传吧，交给我，我替你送上去。”他还告诉我今后联系的暗号，问：“你认识张同吗？”答：“我认识”。问：“你哪里认识的”。答：“在杭高”。我十分兴奋，回来后连夜写好自传，表示入党后一定听党的话，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第二天一早就交给他。此后，李益中、马海初、项秀文等同志，先后同我联系谈话。并让我担任杭高学生会主席、杭州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从事学生工作，提高组织能力。原以为很快可以入党，谁知一直到1950年6月，才批准我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介绍人是郑公盾、项秀文。大概由于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完全公开，所以支部大会讨论时我没有参加，也没有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入党后，团市委学生部长许良英，经常召集学联的几个党员开会，研究部署工作，如迎接国际学联代表来访、组织学生开展暑假活动、发动学生反美游行，等等。1951年7月，市委组织部调我到杭州市政府秘书处工作，顶头上司就是郭仲选同志。那时预备期已经过期，支部大会通过按期转正。谁知报到机关党委，竟拖着不批，也不告诉我什么原因。我们支部书记郑炎同志很关心，立即写了个报告，向市委书记陈伟达同志反映。陈伟达同志很快批示，认为没有理由拖延，应及时转正。这样，机关党委就批下来了，从此，我就成为一个正式共产党员。

(2013.6.21)



1951届校友返校合影，三排左5为杨雄健校友